



您当前的位置: 首页 → 战国文字与简帛 → 详细文章

葉曉鋒：關於楚簡中的“丨”字

在2008-5-29 9:26:48 发布:

## 关于楚简中的“丨”字

(首发)

叶晓锋

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

郭店楚墓竹简《缁衣》“丌（其）颂（容）不改，出言（又）有丨，利（黎）民所訓”而《礼记缁衣》则作“其容不改，出言有章。行归于周，万民所望。”与今本毛诗全同。裘锡圭先生（2003）认为“丨”为“针”之象形初文。不过仔细看裘先生关于“十”的论据，甲骨文是笔直的，周代的“十”中间是突出，楚简也是如此。我们无法从演变的痕迹来解释为何楚简的“针”突然又出现了笔直的写法。另外从语音看，既然“朕”是侵部，十是缉部，何以后来又解读为真部或文部的“逊”，“训”，或“慎”呢？裘先生也认为有待进一步研究，显然这个问题在没有很好的解释之前，我们觉得裘先生的解释还是存在一定的问题的。所以我们尝试从另外一个角度进行解释。

我们认为楚简中的“丨”就是“芒”或“萌”，“芒”与“萌”在古籍中经常通用，是同源词。裘先生认为“丨”释为“针”的很大依据就是象形。有句俗语叫“针尖对麦芒”，是针锋相对的意思，可见“针”和“芒”在形体上有相似之处。“丨”既然可能释为“针”，那同样也有可能释为“芒”。两者都是笔直锐利的。

再看《说文》：芒，草耑也。《礼记·月令》“萌者尽达”。郑玄注：“芒而直曰萌”。与楚简中的字形笔直符合。《说文》：萌，草芽也。萌从明得声。上古是阳部字。在典籍中，“明”与“章”大量互训。《白虎通·文质》章之为言明也。《左传》：赏罚无章。疏：章，明也。《周礼·考工记》“杂四时五色之位以章之。”郑玄：章，明也。璋，《白虎通·瑞贄》：璋之为言明也。《白虎通》的特点就是声训。章与璋都声训为“明”，应该不是偶然的。所以“明”和“章”语音相近是肯定的。

另外从意义看，“章”本身也可能与“芒”有很大联系。楚人莫敖章字子华，楚国又有“章华台”，《淮南·墜形》：未有十日，其華照池。注：光也。《晏子·諫上篇》：列舍無次，變星有芒。注：光芒。

“章”和“芒”都是既有花草之意，又都有光芒之意。这应该不是偶然的。

典籍中“章”与“商”又经常相通，《经义述闻·左传·商密》：古字商与章通。《说文解字》：商，章省声。这个分析不见得对，不过至少可以看出，商与章在声音是很近的。甲骨文中，何琳仪先生怀疑“商”是从丙得声，详见《古文字谱系疏证》1808页（据黄德宽先生的后记得知阳部字是由何琳仪先生撰写的）。其实从字形看就是从丙得声的。何琳仪先生的疑虑可能是考虑到声旁无法解释。实际上根据最新的上古音的进展，这已经不是问题了。章组一部分字可以由plj-, phlj-, blj-变来的，详见龚煌城先生（2001）。另外，《史记·货殖传》：千章之材。服虔云：章，方也。《羽猎赋》章皇周流。注犹彷徨也。也可以看出章的声母与帮组字相近。

所以我们把“丨”释为“芒”或“萌”，读作“章”，“𠄎”读作望，“望”在西周金文中左上角的“臣”已经变形音化为“亡”了，也就是“亡”成了声符了。

所以如果照我们这种读法，那么郭店简缙衣中的《诗经》引文和传世文献基本上是一致的，读为“丌（其）颂（容）不改，出言（又）有丨（章），利（黎）民所𠄎（望）”。

而上博简容成氏中的一般释为“樟丨氏”的三个字，单育辰先生（2008）改释为“𣎵（祝）丨（融？）”，如果单育辰先生对“𣎵”的隶定是正确的，那么“𣎵”可能是从“主”得声，当读为“朱”，“𣎵丨氏”当读为“朱明氏”，“朱明”就是“祝融”。详见杨宽先生（1939）。

#### 参考文献：

单育辰 2008 《容成氏新编联及释文》，[http://www.gwz.fudan.edu.cn/Srcshow.asp?Src\\_ID=438](http://www.gwz.fudan.edu.cn/Srcshow.asp?Src_ID=438)。

龚煌城 2001 《上古汉语与原始汉藏语带r与l复声母的构拟》，原载《台大文史哲学报》51：1-36，2001，收入《汉藏语研究论文集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04。

黄德宽2007 《古文字谱系疏证》，商务印书馆。

裘锡圭 2003 《释郭店《缙衣》“出言有丨，黎民所𠄎”——兼说“丨”为“针”之初文》，原载荆门郭店楚简研究（国际）中心编《古墓新知——纪念郭店楚简出土十周年论文专辑》，又见于《中国出土文献十讲》。

杨宽 1939 《丹朱、驩兜与朱明、祝融》，原载《说文月刊》创刊号，收入《杨宽古史论文选集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03。

本文收稿日期为2008年5月27日

本文发布日期为2008年5月29日

点击下载word版:

0149关于楚简中的“丨”字

上一篇文章: 陳英傑: 張振林先生的一個重要學術思想和對金文研究的兩大貢獻 下一篇文章: 蘇建洲: 《苦成家父》簡9“帶”字考釋

[我要评论啦>>>](#) [回去再看看>>>](#)



东山铎 在 2008-5-29 10:43:44 评价道:

很有道理～

說《詩》之字很可信～

且“**榘**(祝)丨(融?)”读为“朱明氏”，則明、融(明也)二字皆與“火”貌有關，恰好符合“祝融”火神的身份。

又，《吕氏春秋·四月》：“其帝炎帝，其神祝融。”注：“**祝融**，颛项氏后，老童之子吴回也，为高辛氏火正，死为**火官之神**。”

后人尊祝融为火神，又有傳說祝融合水、火为一神，兼任二職……

另外，“木正曰**句芒**，**火正曰祝融**”（《左传·昭公二十九年》）

若釋楚簡此字為“芒”，祝融似乎又與“木正曰**句芒**”有關了～（鑽木取火？木生火？🤔）



东山铎 在 2008-5-29 10:55:40 评价道:

杨宽先生(1939)：《丹朱、**驩**兜与朱明、祝融》，原载《说文月刊》创刊号，收入《杨宽古史论文选集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03。

“朱明” = “祝融”，

這文章好像不大好找啊，俺看不到～

杨宽先生究竟如何表述的？是不是也像俺那么說：則明、融(明也)二字皆與“火”貌有關……（先申明，俺在此之前沒見過楊先生的這篇文章。）

【咋不多引幾句吶～】



东山铎 在 2008-5-29 11:15:28 评价道:

可以再在字形上補充說明一點:

郭沫若以為“民”字是以木芒刺目使得“民”“目盲”，意思與“萌”近（大意如此？），看金文中“民”字寫法正像目下刺有芒刺形，也許更可以證明作者此說……



东山铎 在 2008-5-29 11:17:24 评价道：

說到這，又想起，其實根本上講：（可以看出，或想像出——）

釋作“芒”，字形上與裘先生辨識的字形並不矛盾：

古代文明初始時期，金屬器具未出現之前，“針”就是使用“木芒”來承當的，刺目使盲的“木刺”、“木芒”既可以叫“芒”，又可以叫“針”……



东山铎 在 2008-5-29 11:20:35 评价道：

比如：“針”或作“箴”（這肯定是在未有金屬針之前就存在的竹木針了），從“竹”作，說明早期“針”可以以“竹”為之，而以硬木做的“針”同樣道理應當是存在的，而這些“木針”就是“木刺”、“木芒”呵（似乎芒比針還要早些？）

後來同一字形分化成兩個字兩種東東，即《說文》歧讀？

諸位看是這樣嚟？🤔



东山铎 在 2008-5-29 11:37:58 评价道：

當然，

在楚簡中自然是讀“芒”好，（從本源上講），因為猜想實際上“芒”之為物要比“針”的出現要早（如上），所以推測“芒”音的出現要比“針”之音早……



东山铎 在 2008-5-29 11:38:27 评价道：

明白這點可能很有助於理解《說文》歧讀現象：先有了“芒”這種東東來承當“針”之功能，則最初的名稱自然很可能會沿襲一段時間（比如俺們昨天用木芒縫衣服，第二天告訴另外一個人說這事，肯定不會这么快發明另一個名稱來稱呼“木芒”，還是叫“芒”）。然而，過了一段時間，有了金屬“針”取代了“芒”的功能，也許一時沒找到更好的名稱，所以還稱之為“芒”，但實際上這玩意兒和“芒”有很大的不同，所以古人另造名稱叫“針”了，但在文字字形上，兩者並沒有實質差別，仍然同形。這就形成了“歧讀”。🤔呵呵……瞎說，說錯了您攔着～



一上示三王 在 2008-5-29 12:03:59 评价道：

东山先生，您想看的文章已经上传ftp，请下载。



云间 在 2008-5-29 12:55:14 评价道：

《说文》：芒，草耑也

那就看耑字所从，一本三岐。本者纵，岐者斜出。

所谓分别也。萌者，也是表示歧出。

即使能靠音义串通其文，在兹字取形得音这个角度，还是存在杆格的。



东山铎 在 2008-5-29 13:22:38 评价道：

多謝一上兄惠賜此文。

俺下了看了，又有點想法：

楊先生說“朱明”即“朱冥”，明、蒙、融俱一聲之轉。

而楚竹書《周易》“冥豫”之“冥”所作字形，又見望山等簡，上部一邊塗黑，一邊不塗（此形又見《容成氏》中廢疾者名用字）～

此字多釋“冥”，其本義也多往“目盲”等角度想，（如釋眇等說）。

若從郭沫若的說法出發，此字似乎也可以看作用“木”（下部從木，芒？）刺目使“盲”義，即“矇”、“冥”、“萌”等字之義～

說明此字釋“冥”，往“目盲”等角度想是相當有道理滴～



东山铎 在 2008-5-29 13:24:37 评价道：

同時，楊先生又證說“祝融”為“日神”，則除“矇”意外，楚竹書《周易》中字又有往“杲”角度考慮的，杲杲日出，又合其“日神”之身份～

呵呵～～瞎說，說錯了您攔着～（不定就是）張先生的父親老王先生～😄



子居 在 2008-5-29 13:40:00 评价道：

樓上一帖多灌，被俺抓到了。

而且不管是谁说的，祝融竟然成日神了，这“神话”性的东东，果然是看不得。



东山铎 在 2008-5-30 11:29:47 评价道：

攔着了，攔着了，果然被攔着了～

（不讓俺一帖多灌，那俺就一句話一句話或一個字一個字灌來着？～😄）

要知道：神話說來更有趣味，更容易唾沫星子橫飛且滔滔不絕（雖然保不定就離題萬里了～）

接着扯：

從郭沫若的分析字形所說（詳細說法待查），又想起楚簡中讀為“文”之字，許多學者都討論過，《汗簡、古文四聲韻》引石經古文明顯有“從目從支”（《說文》見，物部字，雖然音近，但可能非一字？）的偏旁，可以與其對比，所以分析從“民”從“目下支”皆為聲旁是可信的。

而據郭說，金文“閔天疾畏”之“閔”字，也或從“目”從“又（或像爪，又有原釋尢之形）”作者～

俺猜想：是不是“從目從支”之字本來就是“民”字啊——手持木芒將目刺盲即為民，而此處字形表手施之於目使之盲，同樣也是“民”字（與木芒刺目的民為異體關係），不是常見俗語麼：把xx的眼珠子搵出來，手也同樣可使目盲呵，可能就是這個類似的意。

（閔字或從民從又，則當表手持木芒，而“又”所持之木芒卻刺在“民”之所從“目”下，參金文字形。此所從“又”當與“針”之初文從“卩”類同。）

楚簡中“文”雙聲符，皆從“民”聲，

要不然，“文”為什麼非要用這個字符作聲旁呵？呵呵～

呵呵～呵呵～呵呵～瞎說，說錯了您再攔着～😄



子居 在 2008-5-30 11:51:22 评价道:

没懂哦，“手持木芒將目刺盲即為民”？

这是啥意思啊。

而且到底是“芒”还是“民”啊。

俺觉得“音近”这东东，实在是太有蛊惑性了。但问题在于，仅凭读音证明不了什么啊。



东山铎 在 2008-5-30 12:09:24 评价道:

俺終於找到郭沫若的原文了:

甲骨文象以刃物刺目之形，因為奴隸之稱。金文以下承此形，故目形中多不見眼珠。後世奴隸漸少，故民之意義轉為一般民衆。（郭沫若《釋臣宰》。）

這就是“手持木芒將目刺盲即為民”的原始表述呵～（《說文》：民，衆萌也。即“矇、蒙昧”意。看金文之“民”字，沒有眼珠的“目”下絕象木芒形～）

“民”字形參《金文編》xxx頁。（何尊、秦公簋、陳喜壺中字形～）

呵呵～瞎說，說錯了您再攔着～

（不過別攔着俺了～錯不在俺這裏～🙄）



子居 在 2008-5-30 12:53:17 评价道:

果然全是幻觉，呵，俺不拦着啦。

话说，甲骨文里的“民”字啥意思啊，好像“众”比较常见哈。



无斃 在 2008-5-30 21:59:58 评价道:

葉先生認為楚簡中的“丨”就是“芒”或“萌”，這個意見恐怕是有問題的。

葉先生在文章中說:

有句俗话叫“针尖对麦芒”，是针锋相对的意思，可见“针”和“芒”在形体上有相似之处。“丨”既然可能释为“针”，那同样也有可能释为“芒”。两者都是笔直锐利的。

既然是“針尖對麥芒”，與“芒”相對的應該是“尖”才對，而不是“針”。《說文》說“芒，草耑也”，突出的是“耑”字。所以，楚簡中的“丨”不大可能是“芒”或“萌”。

分享这篇文章...



复制这个链接发送给朋友>



1114个读过此条>>



将该文章加入收藏夹

你可能对相关文章也感兴趣...

·草野友子：關於上博楚簡《武王踐阼》中誤寫的可能性

·淺野裕一：上博楚簡《凡物流形》之整體結構

·肖曉暉：清華簡《保訓》筆札

·淺野裕一：上博楚簡《東大王泊旱》之災異思想

·劉雲：說《鮑叔牙與隰朋之諫》中的“貴尹”與“人之與者而食人”

地址：复旦大学光华楼西主楼27楼 邮编：200433  
主站域名：[www.gwz.fudan.edu.cn](http://www.gwz.fudan.edu.cn) 公网镜像：[www.guwenzi.com](http://www.guwenzi.com)  
网站邮箱：[fudanguwenzi@sina.com](mailto:fudanguwenzi@sina.com)

特别感谢木泉商务提供技术支持!